

## 寻索年号叫“大同”的朝代

□ 许玮

大同，一座雄踞中国北方的古都，历史悠久、人文荟萃。

大同，一个美好吉祥的治世理念，底蕴深厚、传承千古。

“大同”二字出自儒家经典《礼记·礼运》中的《大道之行也》。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……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这一段是儒家学派阐发社会政治理想时提出来的，描绘了圣贤们所宣扬的“人人为公”的社会景象。

如果说，“大同”二字最早出于此的话，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若有朝代以这两个字做年号，可说是寄寓了君王们对美好世界的殷殷期许。

真有朝代以“大同”二字做年号吗？

每个朝代的年号，尽管使用时间长短不一，但都用吉祥语汇，借此祈愿国泰民安、社稷永存。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所附的《我国历代纪元表》为据，从“五帝”开始，夏商至明清，上下五千年，绝大多数朝代的年号是两个字，较为熟悉的有“建元”“贞观”“洪武”“光绪”等；有用3个字做年号的，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所用年号“始建国”；有用4个字做年号的，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的年号“太平真君”、武则天称帝后所用年号“天册万岁”“万岁通天”、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在位时的年号“大中祥符”等；有用6个字做年号的，如西夏景宗嵬名元昊在位时所用年号“天授礼法延祚”、惠宗皇帝李秉常在位时所用年号“天赐礼盛国庆”，有些拗口，相对来说少有人知，倒是没见过5个字的年号。

在众多的朝代年号中细细寻索，还真有“大同”二字，不免欣喜，但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只有两朝用其做过年号，一个是1500多年前萧衍建立的南梁及其在位期间，另一个是1000多年前辽代第二位皇帝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期间。尽管做年号的“大同”，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大同古城并无关联，但因同为大同，寓意美好、内涵丰富，故而不由得将它们联系在一起，所谓“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。

先说南梁。

公元502年，萧衍接受南齐和帝萧宝融禅位，建立南梁，定都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。萧衍即梁武帝，但萧衍的名字远不及梁武帝这个庙号名声大。提起梁武帝，热衷历史的人大抵都不陌生。萧衍可谓一代传奇帝王，天赋异禀、文武双全，晚年极度崇佛，被誉为“菩萨皇帝”，还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王之一。

梁武帝登上皇位时，已39岁，经过他的励精图治，前期的南梁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昌明，因开国年号为“天监”，故称“天监之治”。继“天监”后，“普通”“大通”“中大通”也先后被梁武帝用做年号。公元535年，梁武帝72岁，南梁立国34载，这年，他将年号由“中大通”改为“大同”。看来，这位潜心崇佛的皇帝，满心向往着大同理想和大同世界啊。

“大同”这个年号，一直使用了12载，到公元546年，彼时，梁武帝的统治进入了晚期。由于他沉湎佛教，致使朝政荒芜，弊病丛生，遂将年号由“大同”相继改为“中大通”和“太清”。

太清二年（548年）秋，被梁武帝接纳的东魏叛将侯景起兵造反，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“侯景之乱”。大军直入建康，围攻梁武帝所在的台城，南梁岌岌可危。太清三年（549年）春，侯景攻入台城，包围了梁武帝。彼时，梁武帝正在大殿里心无旁骛地打坐，见到侯景时竟面无愧色。侯景对他施跪拜礼后，下令将其囚禁，丝毫不念及曾经对他有过的恩德。随后，纵兵烧杀抢掠。

不久，86岁的梁武帝饿死于台城。侯景立梁武帝的太子萧纲为继任者，登上了南梁的皇位，是为简文帝，改元“大宝”，却是一段风雨飘摇时代的开始。

南梁存世56载，而梁武帝在位将近50载，几与江山共始终。他在位时，先后用过前面提及的7个年号，使用时间最长的是“天监”，其次便是“大同”。然而，再好的年号，也无法庇佑王朝走向末路，虽说“大同”二字蕴含着美好理想，可终究无法挽王朝的狂澜于既倒。梁武帝成了历史，“大同”这个年号也随他一起烟消云散。

公元535年，是梁武帝大同元年，却是北魏王朝分裂的第二年，虽然彼时大同早就不是北魏都城（时称“平城”）了，但北魏皇室在城西武周山开凿的云冈石窟，不过才70余载，佛窟壮观、穷诸巧丽，梵音声中是往来朝圣的脚步，只是，一切都在改朝换代的号角声中被尘封。

再说辽。

若说偏安江南的南梁，跟大同这座城市扯不上什么关系的话，那么，辽与大同的关系就密切了。辽和金，都是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，都实行“五京制”，彼时，大同均作为“西京”（大同府），延续着古已有之的繁华。

如前所述，辽用“大同”二字做年号的，是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期间。耶律德光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次子，阿保机

驾崩后，他登上了皇位，即位初，沿用太祖时的年号“天显”。

公元936年，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能坐上龙椅，寻求契丹（耶律阿保机建国时，国号“契丹”）出兵相助，以对抗后唐末帝李从珂。为此，他不但向耶律德光称臣，还甘愿给人家当儿子（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小10岁），更为屈辱的是，竟将“幽云十六州”的广阔疆域拱手割让给契丹，这还不算，每年还要献帛30万匹。得到这些，耶律德光便出兵相助石敬瑭，为他称帝扫清障碍后，立他为后晋的开国皇帝（晋高祖），但时人笑称“儿皇帝”。

大同就在“幽云十六州”的疆域内。

公元938年，耶律德光改元“会同”，10年后的公元947年，改元“大同”，是为大同元年。那一年，他率军越过黄河，废后晋出帝石重贵（石敬瑭养子）为负义侯，灭亡后晋。接着，他在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着汉服冠冕，继中原皇帝位，接受百官朝贺，把国号由“契丹”改为“辽”。

然而，汉地民间武装反抗此起彼伏，辽在中原的统治动荡不安，使得耶律德光不得不于当年4月罢兵北还。不料，途中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病逝，终年45岁。耶律德光死后，遗体被做成“木乃伊”，运回故地下葬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耶律德光死后，他的侄子耶律兀欲（耶律阮）嗣位，很快，耶律兀欲囚禁了祖母述律太后，改元“天祚”，自称天授皇帝，是为辽世宗。至此，耶律德光时代结束了。

耶律德光在位20年，生前不但将“幽云十六州”轻松纳入大辽的版图，还通过一系列政治、军事改革，使国力大增，称得上一代枭雄。他在位时，共用过3个年号：天显、会同、大同，时间长短不一，而寓意美好的年号“大同”，只用了短短一年，可谓昙花一现。

大同，是古人心中理想社会、理想世界的一幅美好愿景，梁武帝和辽太宗正是看中“大同”二字的深厚寓意，才将其定为在位时的年号。可朝政更迭，岂是区区一个年号所能荫庇得了的。家国家要想兴旺、国祚要想长久，光有吉祥的年号是远远不够的，而要心系黎民、整治朝纲，忧怀百姓疾苦、长思民众所盼，方能打牢执政之基。

历史已然远去，年号里的“大同”或许少有人再做解析了，但大同这座北方古都文脉相延、生生不息，而寻索和“大同”有关的往事，更能让人珍惜当下时代的安定与美好。

福佑大同，天下大同。

## 大寒，春天的序章



□ 司德珍

谷雨俏皮，白露温婉，小满含蓄，而大寒，却像一幅苍茫的山水画，笃定、厚重，透着一种深藏的力量。

大寒，是冬的最后一章。寒风如刀，割裂屋檐与枝丫，冰雪覆盖大地，像为世界披上了一件冷寂的白袍。大寒之冷，是生命的考验，也是春天的序曲，就如黎明前的黑暗最深，却孕育着曙光的第一个破晓。

大寒之后便是立春，这转折不是突如其来，而是天与地的默契，是冬与春的深情交替。如果你足够细心，就会察觉，大寒深处已有春的气息——晨光变得稍柔，日头升得稍早，空气中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暖意，像一枚远方的书信，低语着春天的承诺。

冰封的土地上，看似僵硬无生命，却早已暗藏勃勃生机。地下的种子轻轻颤动，像被微光唤醒的梦。在田野里，那些枯黄的枝条有了些微的绿意，虽浅得几乎看不见，却透着一种笃定的顽强。它们不声不响，却用柔弱的姿态静静对抗着寒冬。这一抹绿，正是生命的初啼，是春天的第一声问候。

四季轮转如同人生的旅程，没有哪个冬天不会过去，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到来。时间在每一个节气里藏下启示：最深的冷处，总有最深的暖意；最漫长的黑夜，总能迎来第一道曙光。在自然的秩序里，大寒的尽头，正是春天的起点。这是岁月写给万物的诗，是冬天写给春天的情书。

当立春的第一声鸟鸣响起，当嫩芽从冰冷的泥土中破土而出，你会明白，大寒的意义从不只是寒冷，它是生命的沉淀，也是春天的序章。它教会我们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学会等待，学会相信——相信在一场风雪中，都有希望在悄悄生长；相信在最冷寂的时刻，温暖已经在暗中孕育。

正如人生，总会经历冬天般的低谷和沉寂，但也正是这些时刻，让我们明白耐心的力量。大寒是生命的一次洗礼，它提醒我们，不要惧怕寒冷，也不要匆忙挣扎，因为冬天自有它的意义。它让我们安静下来，蓄积力量，为下一个春天做好准备。

所以，无论身处怎样的严冬，都请相信，总会有一抹春光为你而来，总会有一场春风为你拂去寒霜。在此之前，大寒的肃穆和壮丽，亦是值得珍视的风景。它让我们学会等待，学会欣赏，学会在生命的寒冬中，安然等待春天的花开。

当冰雪消融，当寒风化作暖流，原本苍茫的冬景便会染上春的明丽。大寒不是时节的尽头，而是希望的序章，四季的笔墨从未停歇，而我们，便是画一抹生动的绿意。

## 大寒帖

□ 胡巨勇

风把日子挥毫得更薄了  
旷野把喧嚣都还给了过往  
枯树举着空巢叩问苍茫  
冰棱悬垂成檐角串串感叹号  
玻璃上的冰花是夜的笔迹  
留白写满这个季节冷酷的箴言  
田垄裸露筋骨，麦苗裹霜酣眠  
梅朵数盏，点点炊烟缠绵的叙事

几只麻雀蹦跳着啄食零散的阳光  
犬吠拔节年味的浓度  
膛火映红的是喜庆的笑  
窗花贴上墙，灯笼挂起来  
腊月红点亮村庄的心跳，在父母守望的身影里，游子归乡的脚步  
叩响的是血脉与根的回声  
推开的是一扇通往春天的门

